



# 同行

## 苦难与荣耀的 旋转舞台

[韩]李姬镐 著  
吕钊 丹伊 译

### 金大中夫人李姬镐自传

韩国第一夫人李姬镐首次讲述  
陪伴丈夫从死刑犯到总统的46年记忆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woongjin. 名人传记

# 同行

苦难与荣耀的  
旋转舞台

[韩]李姬镐 著  
吕钊 丹伊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行：苦难与荣耀的旋转舞台：金大中夫人李姬镐自传 / (韩)李姬镐著；吕钊，丹伊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10

(名人传记系列)

ISBN 978-7-5100-2751-2

I. ①同… II. ①李… ②吕… ③丹… III. ①李姬镐—自传 IV. ①K833.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0941 号

DongHaeng 동행

Copyright © LEE Hee-ho (李姬镐),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0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oongjin Think Big Co., Ltd.

## 同行——苦难与荣耀的旋转舞台

---

著者：[韩]李姬镐  
译者：吕钊 丹伊  
策划：世图北京熊津合作办公室  
责任编辑：李玉景

---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人：张跃明  
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100010 电话：64077922)  
销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25.5  
字数：319千字  
版次：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图字 01-2010-1482

---

ISBN 978-7-5100-2751-2/C·16

定价：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我的人生，我的祈祷 /6

第1章 | 1922~1962  
动荡的土地，高涨的求学热忱

- 温馨而幸福的童年 /10
- 梨花女子高中时期 /13
- 梨花女专的危机与祖国解放 /21
- 首尔大学与“勉学同志会” /28
- 战争与留学之路 /35
- 魅力女性埃莉诺·罗斯福 /47
- 投身“基督教女青年会” /51

第2章 | 1962~1972  
从相遇到结婚，波澜曲折的历程

- 书呆子，金大中 /62
- 变成“妈妈”和“夫人” /71
- 韩日邦交正常化 /80
- 亲爱的父亲 /84
- 第七届木浦议员选举是一场战争 /88
- 四十来岁的总统候选人金大中 /94
- 在“开票”中输掉的总统选举 /101
- 第二次事件：交通事故 /110
- 门牌上的“金大中-李姬镐” /117

### 第3章 | 1972~1980 “维新”时期，被囚禁在黑暗之中

- 第二次军事政变 /122
- 从“绑架”中死里逃生 /131
- 义士：郑一亨和李兑荣 /138
- 《3·1民主救国宣言》 /150
- “为死去的民主主义哭丧” /156
- 晋州监狱 /168
- 釜马抗争 /176
- 朴总统死于非命 /181

### 第4章 | 1980~1985 短暂的春天，漫长的冬季

- 被掠夺的“首尔之春” /188
- 弥天大谎：“金大中内乱阴谋” /195
- 南汉山城陆军监狱 /202
- “救救大中” /211
- 与全斗焕总统单独会面 /220
- 落难家中的高考生 /226
- 在监狱中看到《第三次浪潮》 /231
- 从死刑犯成为流亡客 /239
-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美好结局 /247

### 第5章 | 1985~1998 “六月民主抗争”带来的礼物

- 金大中“被软禁在家中” /252
- “八十年代的孩子们”和权仁淑 /258

“想生活在没有严刑拷打的世界里” /263  
成为斗士的母亲们 /270  
错失“六月民主抗争”的胜利 /273  
十六年后重返国会议事堂 /279  
修改《家族法》 /282  
三党合并 /286  
1992年大选落败后引退政坛 /291  
在倾倒的柏林墙前 /295  
反对丈夫重返政坛 /300  
梦想实现 /304

## 第6章

1998~2008

### 入主青瓦台的五年

出发时国库空空 /310  
窘迫的第二附属室 /315  
女性在“国民政府”崭露头角 /319  
关于衣服的故事 /323  
令人感动的南北相逢 /327  
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335  
“爱心朋友”和“女性财团” /343  
我与亚当·金 /349  
与少年教养院的孩子们在一起 /355  
从埃莉诺到罗拉 /360  
“主啊，我们傲慢吗？” /364  
回到东桥洞 /370  
  
年谱 /382

## 我的人生，我的祈祷

真是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

我出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夺韩国河山的时期，又在解放、分裂以及战争的漩涡中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作为祖国的女儿，我在她受伤、呻吟的贫困时期降生，又得以怀揣梦想，温馨地度过了寒窗与留学时光。拥有富裕的家庭和学习的机会真是我的幸运。

1962年，我与丈夫金大中结婚，从此踏上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丈夫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那些在监牢和软禁中度过黑暗而凄凉的漫长岁月，以及在异国他乡的流亡生活都充满了辛酸和苦痛。丈夫被关在冰冷牢房里的时候，许多夜晚，我都是在独自祈祷，与泪水为伴。独裁是那样的残酷，政治道路的变化是那样的反复无常。

但是，在“维新”统治与第五共和国连续的痛苦深渊中，我也亲眼目睹了纯粹的美。为了实现民主主义的共同愿望，无数年轻人自愿走进苦难当中。无数人前赴后继地入狱、光荣牺牲。这让我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怎样的镇压和考验，人类追求“义”的本性绝不会泯灭。就这样，无数国民的愿望没有落空，民主主义渐

渐结出果实。

1997年冬天，丈夫当选为韩国总统。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成了青瓦台的女主人。2000年6月15日，我也亲临了半世纪以来南北首脑首次拥抱的激动现场和南北再次建立伙伴关系的过程。此后，丈夫对共存与和平的信念使他最终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丈夫和我把这看成是“我们一生当中享有的最高荣誉”。蓦然回首，我突然发现我的人生戏剧般地体验了极度苦痛与极度欢喜两个极端。丈夫从死囚到总统，我一直陪伴他度过了四十六年的岁月。

我一直是个充满了求学之志的女性，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一直梦想建立一个男女具有同等人格、没有性别歧视的平等社会。我的梦似乎做得太早了，但如今社会的显著变化却的确令人感动。如同民主主义的发展一样，女性自身也正在不断进步和转变。作为这一发展的目击者，我感到非常幸福。

这本书记载了我一路走来，在每个转折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生活回忆。这既是我个人的记录，也是铭刻在我们现代史中的曲折历程。提起拙笔，为的是能给后人留下当时的历史，哪怕仅仅是些片断。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得到过许多人的厚爱和鼓励，直到现在我还无一回报。我感到万般的感激与惭愧。

如今，我因上天赐予的和平和抚慰而感到自由与舒适。我也恳切祈祷着和平、自由与舒适能如甘露一般降临到所有国民的头上。只要生命不息，我的祈祷就永远不会改变。最近国内外正面临着再次的考验，祈望国民们可以用智慧战胜这一苦难！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阿莫斯书》五章二十四节



感谢所有为此书出版付出心血的人。成仁淑和柳时春两位女士为此书的资料收集和原稿整理付出了许多辛劳，在此特别对她们表示衷心感谢。

李姬镐



# 第1章

1922~1962

动荡的土地，高涨的求学热忱

# 温馨而幸福的童年

1922年9月21日，我在首尔寿松洞的外婆家出生。那时祖国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下呻吟。虽然当时是绝对重男轻女的时代，但幸运的是我上面已有三个哥哥，所以我在家里还是很受宠爱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当时的祖国成了贫困潦倒的殖民地，而我的童年还算温馨和幸福。

我的家在观水洞，外婆家在寿松洞。父母双亲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首尔四大门之内。父亲李龙基（籍贯全州）与母亲李顺伊（籍贯延安）于1913年在首尔清溪川边的水标教会举行了当时罕见的新式婚礼。膝下有六子二女，我排行老四，是很受宠爱的长女。

父亲一直因自己是完昌大君（译者注：朝鲜王朝的建立者太祖李成桂的伯父）派系的后裔而感到骄傲。父亲和母亲感情很好，他们俩会时常互相笑谈谁“更像是两班贵族”。父亲同那个时代的男人一样，表面上总是对孩子漠不关心。不过，在兄弟姐妹中，父亲特别疼爱我，他会把我放到柳条箱里，带到他工作的医院，说是要放到身边照看。因为母亲奶水不够，我们兄妹从三哥开始，是一起喝着当时比较昂贵的奶粉长大的。对于祖父母而言，他们喜欢孙子更胜于孙女，尤其是长孙，甚至到了一刻都不能放手的地步。我这个在几个男孩之后难得的女孩也令他们感到欢喜。因此，尽管我是女孩，家里人却对我格外珍惜，在我的名字中也加上了辈分字“镐”，起名“姬镐”。

父亲是一名医生，毕业于松都高等普通学校和塞弗伦斯医学专科学校。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对于父亲来说，钱既不是石头，也不是黄金，而是一团细菌。父亲的卫生观念很特别，例如他要用镊子去夹钱，水要煮开了才喝，并且要经常洗手等等。父亲经常会问“洗手了吗？”年幼时期的我也时常会厌烦，即使没有洗手，也会回答“洗过了”。童年时说过的唯一的谎话就与手有关。

与严谨细致、为人耿直的父亲相比，母亲则厚道、勤劳、笃信宗教。另外，在厨艺和针线活儿方面，不管是传统手艺还是新式技巧，母亲都样样精通。同时，母亲还很热衷于对子女的教育。

1929年我七岁那年，我们家搬到了无亲无故的忠清南道瑞山邑。因为父亲在那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东亚诊所，在此之前父亲一直在一家综合医院工作。当时我在瑞山公立普通学校上学，学校里男女生分开，一、二、三年级和四、五、六年级分别在两个教室里上课。那时候，男生都穿着黑色棉衣和棉裤；而女生则都梳着辫子系着头绳。紫红色或红色的头绳可能是唯一能够展现女生风姿的地方。书包就是包袱皮。把包袱皮打开，再把书放上卷好，然后绑到肩膀或腰上。很多孩子会包来团好的锅巴充当午饭。当时能用上铝制饭盒就算是一种奢侈。将菜和饭一起装到饭盒里，到吃饭的时候，饭菜经常会混到一起。在大米很珍贵的年代里，能吃上米饭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从五年级第二学期开始，班里一年都没有班主任。母亲知道这件事后让我重新上了六年级，并让新任的班主任日本籍女教师山口担任我的课外辅导老师。在母亲的关心和鼓励下，当年的毕业生中只有我一人考入了位于首尔的梨花女子高中。

在我的印象中，瑞山监理教会的秋收感恩节和圣诞节是温暖而富足的。小教会的教徒们用亲手种植的谷物做成年糕来举行感谢礼拜。圣诞节的时候，教徒们经常会忘记寒冷，一边唱着圣歌，一边在雪地里走上十几里路去“报佳音”（译者注：在圣诞夜，教会信徒会挨门

挨户地在门口或窗下唱圣诞颂歌，叫做“报佳音”，意思是再现当年天使向伯利恒郊外的牧羊人报告耶稣降生的喜讯），一直到繁星密布的凌晨一两点钟。邻居们也十分热情，看到这些信徒后，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被叫到家里，让他们坐在炕头上，再给他们盛上一碗热乎乎的冬至红豆粥。在往返于教会的路上，有时还会碰到蛇。《圣经》里说蛇是恶魔，所以孩子们会用石头把蛇打死，但又怕它会报复，吓得哆哆嗦嗦地去确认它是否已经死掉了。我的性格比较内向、腼腆，但是我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还是会很自然。可能是因为产生自我意识之前，我就早早地去了教会的缘故，那时经常要在人们面前唱歌、说唱童话和表演舞台剧。当时就连考试的时候，我也会天天跑到教会去。二哥偶尔会吓唬我说，“如果你再去教会，不好好学习，我就把你关到谷囤子里”。

我没有与谁面红耳赤地吵过架，只是小时候总和妹妹英镐吵吵闹闹。英镐是擅长整理家务的好管家，而我却经常会把屋子弄乱，到处摆放东西。但我很像妈妈，喜欢与别人一起分享幸福与快乐。那个时候，冬天里大多数孩子的手脚都会冻裂流血。而我很喜欢把父亲诊所里做好的甘油当作礼物送给同学，那个年代连肥皂都很珍贵，但父亲却从来没有责怪过我。

可以说，我是在当时相对富裕的家庭里安稳地度过了童年时光。更重要的是，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能够在公平对待男女的父母身边成长是我最大的幸运。

## 梨花女子高中时期

1936年，因为我要去监理教教会学校，即梨花女子高中上学，所以只身一人回到了首尔。那时的祖国正渐渐陷入更加恐怖和穷困的地狱之中。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于1938年禁止我们使用朝鲜语，母语沦为第二外语，这是对我们极大的羞辱。

虽然时代是灰暗的，但当时的我们正值人生粉色的春季——充满梦想的少女时节。我在宿舍里过着集体生活。学校里十几岁的少女们来自全国八个道，我们一起学习规范纪律，相互理解尊敬他人，共同憧憬美好未来。我从二年级开始就被选为班长。四年后，入学时的一百二十名学生有一百多名毕业。同学中平安道、咸镜道、黄海道和首尔的较多，还有一部分是京畿道和江原道的，南方的忠清道、全罗道和庆尚道的占极少数。这可能是因为基督教是从中国流传到韩国的，在首先开化的北部地区，父母们在子女的教育上也领先了一步的缘故。宿舍就是方言的角逐场。2000年6月15日“南北首脑会谈”时，我很希望能见到那些家乡在北边（朝鲜）的同学，还提前给北边发送了名单，但最终却只见到了当时的一位老师。

我入校时穿的是改良韩服，上面是紫红色的短褂，下面是黑色筒裙。夏装是白色短上衣和黑色裙子。一二三年级时，我都是扎着辫子，系着头绳。到了四年级毕业班，终于可以穿上一直很羡慕的水兵服，也可以剪成短发了。选择这样做的代价是我放弃了作为毕业纪

念的日本进修旅行，学校方面说考虑到家长的负担要二选一，还说剪短发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这是我一生的愿望，请允许我剪短发”，我写了一封长长的恳求信，父亲给我回了信，信上用毛笔写道“允许你剪短发”。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根本没有谁像我一样，把父母的同意信交给学校后再去剪头发。我是遵守学校命令的既单纯又老实的模范生。

三年级第二学期发生的白卷同盟事件是一次难忘的教训。一天，担任四年级班长的学姐把我们两个三年级的班长叫去。

“明天丘奇校长的英语考试，大家都要交白卷。”

“我们班要听全体同学的意见。”

联合抵制考试的冒险是一种甜美的诱惑。同学们想都没想，就迫不及待地表示赞成。宿舍晚上十点熄灯，但也有很多早熟的孩子躲在被窝里开着手电筒看日本杂志。那天晚上，还没熄灯我就睡觉了。后来听被叫到宿舍管理室的同学回来说，现在宿舍管理员和徐明学老师正把学生们叫去，要说服大家撤销同盟，还吓唬我们也许会被巡警带走。

等到叫我的时候，我再次向宿舍里我们班的同学们征求了意见，她们还是说要坚守同盟。没办法，我只有以走读生为借口。我跟老师说：“我没有办法通知走读的学生。”

第二天礼拜的时候，接替丘奇校长刚刚上任的新校长申奉助召集了全体学生，他对大家说：“丘奇校长为教育你们兢兢业业，你们怎么可以结什么白卷同盟呢？哪怕只写上A、B、C、D，也要写好交上来”。我们遵照他的意思做了。在纠察主谋的过程中，学校以退学来威胁班长和副班长。申奉助校长对我说：“离开学校后，姬镐想做什么啊？可以在爸爸的医院里当个护士嘛！”

我们没有被退学，而是被撤销了班长职务，并在品行评价一栏被划上了甲乙丙丁中的“丙”。在校风比较自由的梨花女子高中，班长

是由学生推选的。学校方面对我下了铁令，说我“四年级也不能当班长”，但同学们又选了我。然而，最终我还是没能再当上班长。因为这次事件我想了很多，这也算是我所经历的第一个成长的痛苦。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基督教展开了特别的镇压。因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与帮助中国的美国关系恶化，于是便开始疯狂地驱逐他们视为眼中钉的美国传教士。因此，不知是谁，为了让从校长职位上退下来的丘奇老师陷入更严重的困境而操纵了这起“白卷同盟”事件，当时不懂事的我们盲目地追随其后。日后一想，这件事可能是由“亲日派”老师在背后指使的。当时我还是很受丘奇校长喜爱的学生，这让我更加后悔自己的行为。记得上二年级的时候，丘奇校长曾把我们几个学生叫到校长办公室做祷告。那是我第一次做公众祷告。之后我还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校外的基督教活动，我还带头在每周三的晚上做宿舍礼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流亡期间，我曾打听到了传教士们隐退后的住址，但是我却没能去拜访丘奇校长并向他道歉，这让我非常遗憾。

三年级的时候我曾去金刚山践学旅行。那是在秋天，我们从清凉里乘火车出发。当时我们登上了金刚山的最高峰毗卢峰（1639米），还在半山腰的表训寺住了一宿，又从内金刚下来，在温井里住了一夜。那里是美丽的枫叶的海洋。我走得快，带头登上了山顶。这么美丽的金刚山，在事隔六十九年后的2007年8月，我才又一次造访。我坐在轮椅上仰望金刚山，感觉它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高远。

我非常喜欢舞台剧，在这方面也受到了赞扬。我入校的1936年正值梨花学堂（译者注：1886年建立，是韩国第一所女性学堂，后改名为梨花女专，为梨花女子大学的前身。梨花女子高中为其附属机构。）创立五十周年。一年级的我负责舞台剧，我写剧本、做导演，还担当主角。仅仅上一年级的我，怎么就又会敲圆鼓，又会敲长鼓呢？1935年梨花女专从原来位于贞洞的一个篱墙里搬至新村校区，也



许正是因为这期间产生了教育空白的缘故吧。宿舍里每个月举行的集体生日宴会也是我的主要活动舞台。能够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像妈妈一样勤快，另一方面是因为学校的寄宿生活给了我富裕的时间，还有因为在教会里熟悉的义务活动已经让我习以为常。日后，很多同学对我说，“因为你以身作则、谦虚，还很会讲笑话，所以选你当了班长”。

七十年后的今天，我能想起来的同学有姜南熙、吉仁顺、金基淑、金圭顺、金建月、金善玉、金明玉、高顺子、朴星子、白英玉、孙婉姬、宋敏度、禹顺石、李圭任、姜仁淑、郑顺贤、赵玉莲、崔贞玉、韩相姬、洪圣彩。其中，当时我和白英玉、赵玉莲、洪成彩的关系最好。郑顺贤还把我在青瓦台期间，各家报纸上登载的有关我的报道和照片精心地做成了剪报送给了我。

1983年在美国流亡期间，我与曾经以歌曲《青丝红丝》而走红的歌手——我的同学宋旻道重逢。女子中学时的同学李圭任在给《我眼中的李姬镐》一书的投稿中讲述了我中学时期的样子：

她默默地爱护着那些别人都讨厌的孩子，尽管她们身上有味道、睡觉时爱磨牙。她和她们住一个房间，如果突然来了新寄宿生，她还会让她们睡在自己的床上。义务劳动时，她从来不偷懒，大汗淋漓地干到最后。她是一位品性正直的同学。

在女子中学度过的这四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上课的时候，整整一周的时间我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就餐的时候，我和寄宿生们一起在食堂吃饭。四方形的餐盘上，分别放着米饭、汤和三四种小菜。几乎每天都有泡菜和烧鳀鱼。

周末外出是最美好的时光。我和同学们一起到曾经位于现在新世界百货总店位置的三越百货去尽情欣赏新式物品。我曾非常想拥有